

圣母 显灵之谜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The Miracle



圣母显灵之谜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圣母显灵之谜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875 字数：356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 7—5378—0498—2

I·476 定价：8.50元

耐人寻味的“独家新闻”：欧文· 华莱士的长篇小说《圣母显灵之谜》

——代译序

文楚安

《圣母显灵之谜》（原名《奇迹》Miracle）可归入半纪实性社会历史小说之例。据史料记载：1858年，14岁的法国村姑伯纳德蒂声称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卢尔德镇一山洞目睹圣母玛利亚显灵。1862年教会宣布此事真实可信，伯纳德蒂遂被奉为圣女。教会在山洞附近建筑了几个圣母教堂。从此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朝圣者从世界各地涌至卢尔德举行盛大的烛光游行，在被视为圣水的山泉沐浴，在洞内祈祷。而教会则披露，又有不少人见到圣母显灵，从1858年以来，有五百分之一的病患者到卢尔德后康复，三千分之一的病人得以奇迹般治愈。这一传说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这两个世纪以来，对圣母显灵及奇迹治愈的真实性在西方宗教界和科学人士中一直众说纷纭，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游记、传记等著作也不断出版。反对者认为圣母显灵纯属自称目睹者所产生的“幻象”，可从病理学上找到根据；奇迹治愈虽颇为复杂，但也可以肯定同圣母显灵并无关系。甚至教徒中也不乏持异议者，19世纪法国天主教作家，贾里斯·卢尔·魏斯曼曾这样写道：“人们在卢尔德所目睹的一切丑恶是如此罕

见、违背自然，甚至远远超过了世所共知的最低级、最庸俗的标准。”无神论者、法国伟大作家左拉1892年曾访问过卢尔德，1897年写成小说《卢尔德》，借用书中主人公（一位医生）之口，尖锐地指出伯纳德蒂看见圣母显灵及所谓奇迹“纯粹是骗人的无稽之谈。”教会一直持肯定论并不奇怪，但在有识之士中也大有人在。法国表现主义诗人弗朗兹·魏兹尔的历史小说《卢尔德之死》则进一步把伯纳德蒂的传说神奇化，此小说还被改编上了电视。不过，最有影响的还是1912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医学家阿列克塞·卡莱尔。他声言“任何攻击卢尔德奇迹的企图都是不公平的，”由此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言论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抨击。尽管现代科学日益昌明发达，但迄今为止，围绕卢尔德奇迹的争论并未停止。显然，华莱士选择的这个敏感题材本身便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他也许并不旨在通过小说去探讨宗教和科学的本质。作家的使命是给予人们以启示，在这个意义上，他通过美国女记者里兹奉命到卢尔德追踪这一事件并向全世界发出有关奇迹的“独家新闻”这一主线索，令人信服而且耐人寻味地揭示了西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和最好的洗脑系统”^①所标榜的“真实”、“客观”、“独立”、“准确”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作为独家新闻内容的“奇迹”本身也受到无情嘲弄。“奇迹”作为书名，可谓寓意深刻。

①维·佩特鲁森科：《垄断新闻》，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为了鲜明地表达这个主旨，故事发生的年代被特意安排在当代——即伯纳德蒂死后的一个半世纪：伯纳德蒂的一本私人日记被教会发现，从日记中获悉，圣母在其最后一次向伯纳德蒂显灵时启示，将在本年8月15—24日内重返卢尔德山洞显灵，有幸见到圣母的重病患者将获得奇迹治愈。小说背景以卢尔德为中心，从巴黎、梵蒂冈、威尼斯到纽约、东欧、西班牙，围绕着这一主线，辅以其它相关情节，华莱士用既分合又并进的写实笔法，展示了怀着各自目的卷入卢尔德奇迹的众多人物的非凡遭遇：意大利歌剧演员纳特尔年轻貌美，才华出众，但却突然失明；美国女心理学家阿曼达同未婚夫克莱顿即将结婚，但克莱顿却身患癌症；东欧S国外长基克汉诺夫将就任总理，却为疾患所困，乃乔装化名来到卢尔德，其真实身份不料被当地女导游基塞尔识破；西班牙巴斯克运动自由战士赫克塔多为了阻止头儿同政府利用卢尔德奇迹进行谈判，欲炸毁山洞，但却又同寄希望于奇迹治愈的纳特尔坠入爱河；身患过不治之症的英国女人摩尔即将被命名为“奇迹女人”，如果她在卢尔德能被证明确实痊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美国一家大通讯社驻巴黎的女记者里兹。这些个性、信仰、背景、国度不同的人物按照各自的动机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如何摆脱困境始终为读者所关注。他们的作为或重或轻、或多或少也都同里兹所欲撰写的独家新闻，即奇迹本身密切相关。主次线索的这种交织，从一开始就使情节不断高潮迭起，使作品具有非读下去不可的可读性，同时也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深化了主题。

里兹一开始便处于将被解雇的不利处境。巴黎分社只能

留下一名特派记者。她的唯一对手是曾经作过模特儿，姿色迷人的玛格丽特。此人也是巴黎分社头儿特拉斯克的情妇，自然深受重用，被分派去调查法国内务部长维隆所参与的一桩贩毒贿赂丑闻。里兹很清楚，特拉斯克的目的是要利用玛格丽特的“美貌去诱引维隆吐露真情”，而她自己相貌平平，在这场“凭姿色而不是才气和智力的竞争”中，将很难获胜。她并不情愿地受命去卢尔德，在接受任务时就直言不讳地对特拉斯克说，圣母显灵“全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报道价值。”特拉斯克对此其实也很清楚，回答是“问题不在于我是否相信……你所要做的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去报道圣母重返卢尔德，这才是最佳、最震撼人心的新闻。”这一“指示”或者说“暗示”至关重要，它预示着一场场闹剧即将围绕以“奇迹”为内容的“独家新闻”而展开，并巧妙地同小说最后结局相呼应。里兹对此命令心领神会。特拉斯克此话的潜台词无异是：让新闻的真实性见鬼去吧，你尽管去制造一桩“独家新闻”，其能否称得上最佳的标准，那便是它必须具有轰动效应，而这种轰动效应才能带来最大的经济价值。当然它也同样地暗示，如果里兹真能撰写出这样的“独家新闻”，或许可以继续留任。在采访有关圣母显灵及奇迹治愈的过程中，里兹越来越发现有关这“神话”的一切是如何有悖于科学和真实，从而陷入困窘；但出于个人前途的考虑，又不得不违背良知，终于制造出“独家新闻”：圣母不但再次显灵，摩尔太太也真正成了“奇迹女人”。里兹终于获得了报偿，击败了玛格丽特，保住了职位。但是极富讽刺意味的是，玛格丽特之所以被淘汰与其说是特拉斯克出于私欲和忿恨解雇了她，不如说是玛格丽特自动退出了

这场角逐，因为她假戏真作，在采访维隆丑闻事件中，已同维隆难舍难分。显然，里兹的胜利并非特拉斯克真正器重她的才干，或者说，仅仅因为她制造了这样一桩“独家新闻”。西方新闻界人际关系冷漠，其竞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华莱士致力所揭示的，也是读者所关注的是这桩“独家新闻”如何出台，如何收场？圣母显灵最后限期已到，“独家新闻”却无从下手，令里兹一愁莫展。这时，摩尔太太无意中透露的情况却给里兹带来了转机。据摩尔太太说，经医生最后诊断，她的不治之症并未痊愈，这意味着她被命名为“奇迹女人”一事不但将告吹，而且她生命的岁月也已所剩无几。在这生死关头，她只好恳求莱茵伯格博士，请杜瓦尔医生帮她动手术，并假称这是奇迹治愈。莱茵伯格博士同意为她动手术，但拒绝承认为奇迹治愈，除非得到教会某高级人士的默许。摩尔太太遂向鲁南神父忏悔，鲁南神父对她说：“并不是只有被奇迹治愈的女人才是奇迹女人——而是任何女人，只要她看见圣母显灵。”这使里兹恍然大悟，一连追问是否神父真这么说过。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暗自大骂摩尔太太是“笨蛋”，并暗示她在动手术之前必须去山洞祈祷。摩尔太太果然到了山洞，并且在手术成功之后对医生说，她真的在山洞见到了圣母，不过圣母对她的启示是，“科学可以同信仰并存”。英国有一句谚语：“眼见为实”（To see is to believe），她是否真的见到了圣母？圣母是否真给予她上述启示？正象伯纳德蒂奇迹本身一样，也正好用得上西方一句口头语，只有“天知道！”（God knows!）从小说的情节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宗教界人士、医生，还是摩尔太太及里兹等人，都对此事心照不宣。他们各怀鬼胎，出于各自目的，让这一场骗局披上了既为宗教又被科学认可的“奇迹”外衣，成为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科学和信仰可以并存”这句话颇耐人寻味。对于摩尔太太，可以认为，这多少可以减轻由于她的谎言而成为“奇迹女人”的负罪感。她原本很清楚，正是手术而不是圣母显灵挽救了她的生命，创造了“奇迹”。如果说对于力图让科学置于宗教的灵光中，或者期望赋予宗教以科学和理性，并寻求两者的妥协甚至统一的人来说，这句话似乎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小说最后一段对话便将这种幻想、连同“独家新闻”以及它所报道的奇迹本身的所谓真实性，揭露得淋漓尽致：里兹重返巴黎，此时“独家新闻”已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头条位置。她如愿以偿，保住了饭碗，踌躇满志。特拉斯克向她祝贺，随即陷入了沉思：

“你在想什么，头儿？”里兹问。

“我正在纳闷。里兹，你认为——我老是在想——今天真有什么人见过圣母玛利亚吗？”

里兹耸耸肩：“伯纳德蒂曾经见过吗？”

这真是绝妙的回答，绝妙的结尾（小说到此结束）。难怪《奇迹》出版成为畅销书后，美国《出版家周刊》这样评论：“华莱士的结尾堪称一大奇迹。”^①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美国式的幽默，然而决不可轻易一笑了之，其辛辣的讽刺，内涵的深邃实在发人深省。

华莱士不愧是悬念技巧大师。他知道，单一的线索和

①《奇迹》1984年原版封底。

事件不足以有力地揭示作品主题和强化作品的批判性，所以，他有意让主次线索同时推进，似乎扑朔迷离，但却服从于同一目的。其中，纳特尔的眼睛失而复明这一插曲最具有戏剧性。纳特尔说，这是她到山洞亲眼见到圣母显灵所致。对里兹来说，比之摩尔太太接受手术治疗却佯称是奇迹治愈，这事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对纳特尔来说，她才是教会所期望的真正的“奇迹女人”，可以一举扬名。但是，纳特尔却拒绝让里兹报道此事，其理由仅仅是圣母告诫过她，不可公诸于世。读者不禁要问，圣母显灵如不真实，又如何解释纳特尔的双眼失而复明？对此，小说中的确没有任何一个人直接给予回答。人生中有一些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何必硬要戳穿。华莱士让此事秘而不宣，实在是因为他对人性弱点有极其深刻的洞察。其实，正如阿曼达一直坚信过的那样（可惜在这最后一刻，她的信念却开始动摇）：“歇斯底里，多愁善感，自我催眠对人有始料不及的心理影响，人的心理行为可以使人的躯体处于麻痹状态，这正是有些病症出乎意料不治而愈的原因。”

显然，心理的麻痹状态可以使病人产生幻像。在幻像中，某些病症的确能够“出乎意料地不治而愈”，从而会被人们认为是“奇迹治愈”。里兹之所以保持沉默，固然是因为她必须履行对纳特尔的允诺，但难道不也表明她并不真正相信纳特尔的复明同圣母显灵有关。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对华莱士来说，正如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摩尔太太的所谓奇迹治愈那样，作为忠实于生活的小说家，他也无意回避这样的事实：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纳特尔突然复明虽然并非宗教奇迹，但世界上许多超自然的心灵现象的确仍有待科学去加以

解释。至于阿曼达，纳特尔的复明使她最后改变初衷，同意未婚夫前往山洞祈祷，指望“奇迹”也会使未婚夫不治而愈。对于一个陷入绝望中的女人，即使她曾经那么执着地相信科学，但在特定的情势下，这种念头和作为其实也并不费解：希望或者说信仰在感情意义上往往异常强烈复杂，有时是难以用理智的尺度去衡量的，所以人们总是会违心地去做自己并不愿意作的事，去幻想，去追求，去期望并不现实的东西。宗教之所以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也恰恰在于它是现实和理想矛盾的一种润滑剂，是一种精神依托。不过，华莱士很快就粉碎了阿曼达这种希望，当她劝说克莱顿相信奇迹治愈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也许信仰是不错，也许它能帮助一些人——但我却希望得到更有把握的东西。”这是因为摩尔太太的并非奇迹治愈使他恢复了理智，终于把挽救生命的希望寄予了科学而不是宗教信仰。比较阿曼达的“失去理智”，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通过这具有戏剧冲突的情节，华莱士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类的情感往往带有悲剧性，有时候我们容易为“幻像”、“假像”、“奇迹”所迷惑，特别是当它们被新闻媒介大肆渲染之后，更是如此。

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1916～1990）是美国当代最有名的畅销小说大师之一，他的作品《R密件》、《第二夫人》、《第七个秘密》等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悉。他善于捕捉为西方读者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有国际性的现实问题，每一部小说几乎无一例外从开头便设下诸多悬念，数条线索交错，由此展开情节、刻画人物，而且总有始料不及的结局。场景的转换，人物的对话类似影视手

法；语言通俗、幽默机智；这些特点在《圣母显灵之谜》中也很突出。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别于专门制造离奇曲折的情节和格调低下的作品的一些畅销小说家，华莱士在对于西方社会形形色色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中，常常注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和哲理的思考，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多重主题以及一般畅销小说所不能企及的思想深度。就《圣母显灵之谜》而言，读者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索，诸如宗教与科学、爱情与信仰、权力与私欲等等问题。当然，不能不指出，受到商业观念冲击的西方畅销小说家也有共同的弊病：某些情节、某些描写常常游离于主题之外，在华莱士的一些小说中也的确不乏其例。但就《圣母显灵之谜》而言，这种缺点显然已得到较好的克服，其主题之深刻，对中国读者确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其艺术手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本书第1—5章由文楚安译，6—10章王刚译，11—15章由付川译，由文楚安校正全书。责编韩铁马同志对此书的翻译、出版作了大量工作，特此致谢。

1990年12.25于成都华西

坝宁村陋室

第一章 第三个秘密

夜色正在消褪，天将破晓，凌晨6点，美丽的村姑伯纳德蒂·苏比鲁沿着山路来到马沙比尔山洞口，大约150位村民已聚集在这儿，他们个个怀着期待，等待着她的到来，急切地想亲眼目睹奇迹的出现。

伯纳德蒂身穿有补丁的白色旧衣服，脚穿木壳鞋，她点燃蜡烛，从衣袋中取出念珠，面带微笑，对着她所渴望见到的异像屈躬。

早在12天前，就在这个山洞的同一个地方，她曾经看见过同一个异像，“一个白衣女人”，她后来这样回忆，那是一个神秘得不可思议的年青女人：“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面纱，蓝色的腰带，足上各有一朵黄玫瑰花。”12天内，她曾经7次来到山洞，这位白衣女郎在她面前出现过6次。在第15次出现之后，她相信，这位白衣女郎会承认自己正是圣灵怀胎而降生的圣母玛利亚。

这一天是1858年2月23日，星期二，夜色还未完全消溶，伯纳德蒂第8次来到山洞。她等待着白衣女郎会再次出现，而且期望女郎会很快表明她不是别人，确实是圣母。

150位观看者中，有一位特别有心眼，名叫吉恩-巴布蒂斯·埃斯特拉德。此人是位税收官员，在卢尔德镇^①附

^①卢尔德，法国西南部朝圣城镇，位于图卢兹西南，比利牛斯山脚，跨波河西岸。

近要算是一位重要人物。

埃斯特拉德还带着妹妹埃曼约里特以及妹妹的几位为好奇心所驱使的女友一同前来，他们对伯纳德蒂的说法满腹疑虑。在路上，埃斯特拉德曾打趣地问道，“你们可没忘记带上看歌剧的眼镜？”现在，同其他的观看者一道，他注视着伯纳德蒂在膝盖上用手指转动着念珠。事后，他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伯纳德蒂边用手指转动念珠祷告，边抬头朝山洞中的那块巨石望去，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突然，她的眼前似乎有一道闪电掠过，她的面孔在闪电中顿时变得奇异非凡，好象重新降世一般。她的眼神那样灿烂，嘴唇间的微笑那般迷人，那般超然脱俗，她的整个身影竟然如此美妙绝伦，仪态万千……伯纳德蒂不再是从前的伯纳德蒂了，她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那神态完全是神灵般的庄重、崇高、圣洁，不可言传……

“这震慑人心的情景持续了一小时；最后，她从最初祷告的地方走到巨石下的一棵野生玫瑰树下，她那样专注、虔诚，仿佛在用整个身心深情地亲吻泥土，然后又回到原地，依然处于先前的神迷状态之中。接着，最后一道神奇的光华从她脸上一闪而过，慢慢地，几乎是难以察觉地，她从痴迷恍惚状态中渐渐清醒，最后又回复到尘世。她仍然在祷告，可是这时我见到的却是村姑的面孔，先前那神奇的幻象已经完全消失。她祷告了几分钟，最后站起来，向着她母亲走去，在人群中失去了踪影。”

伯纳德蒂同母亲开始上山回家，她向母亲重述她刚才同白衣女郎交谈的部分内容。她说，白衣女郎曾向她谈到了三

个秘密，今天早晨，对她揭示了三个秘密中的最后一个。

没有多久，埃斯特拉德一变初衷，同伯纳德蒂交上了朋友，他问伯纳德蒂，“在第7次显现时，白衣女郎谈了些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伯纳德蒂已知道三个秘密的全部内容，可它们与其他人无关。她还特别强调，她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即使是她的忏悔牧师，透露出任何一个秘密。人们对这三个秘密的好奇心与日俱增，有的在她面前献媚取宠，有的用尽心机，有的发誓绝不再告诉他人，他们都力图从她的口中获得圣母玛利亚的这三个启示，然而谁也没能如愿以偿，伯纳德蒂带着这三个秘密最后告别了人世。

有一次，一位来自附近乡镇的年轻律师查尔斯·曼顿鼓起勇气曾对伯纳德蒂再次提及这个问题。

“告诉我你知道的秘密好吗？它们讲的是些什么？”

“这些秘密只与我个人有关。”

“如果教皇问起这事，你会讲吗？”

“不讲。”

许多年以后，伯纳德蒂成了圣格尔塔德女修道院的一位修女。这所修道院位于法国中部的内韦尔。修道院女院长玛丽亚·特尔里斯·瓦茹生性严峻、多疑，她也曾对伯纳德蒂提及这三个秘密，伯纳德蒂又一次拒绝回答。

“如果教皇命令你讲出秘密，你难道也这样置之不理？”瓦茹逼问。

“我认为，这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伯纳德蒂回答。

以上历史，记载于卢尔德教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教皇约翰·保罗三世读完了这份报告，放下报告文本，不禁失

声笑道，“可现在，时间一晃就是130多年，对于教皇来说，这些秘密可绝非小事。教皇不能漠然视之。”

“是的，陛下，”国务秘书说。“在我看来，圣母第7次显灵对圣徒伯纳德蒂谈到的最后一个秘密尤其重要。”

他们在位于梵蒂冈宫顶楼的教皇私人办公室谈到这件事。办公室宽大、华丽。约翰·保罗三世坐在一把白色缎面的高靠背椅上，前面是为他使用的写字台。他凝视着悬挂在向里凹进的窗框上的金色缎面窗帷，窗户面对圣·彼得广场。他转身面向坐在他面前一把红色缎面扶手椅上的红衣主教，此人也是国务秘书。

“问题在于，”教皇说，“现在咱们已经知道这三个秘密，对此，你是否坚信不疑？”

“是的，”红衣主教说。“由卢尔德教区委员会送来的这份报告已交给您亲自过目。”

“这份报告是否绝对可靠？”

“陛下，正如您了解的，前两个秘密并不那么重要，已经过去时，对咱们没有任何价值。第三个秘密，也是最后一个秘密，正如您说的那样，其重要性将是无与伦比的，咱们所要做的只是由陛下决定是否应该向全世界公布这第三个秘密。”

教皇若有所思，然后说，“需要我什么时候作出决定？”

“我希望最好在本周末，陛下。卢尔德教区委员会全体成员正在聚会，他们一面在等待您的通知，以便决定如何行动。全国性的到法国大朝圣活动将在三周后开始。”

“教区委员会，”教皇说，“是否呈述过他们的建议？”

“陛下，他们都期待着由您本人作出决定，”红衣主教

说。迟疑片刻，他接着说，“我听卢尔德的鲁兰神父说，委员会的许多牧师以及全部当地的商人赞成将秘密公诸于众。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宣布将会提高教会的威望，所有的教徒，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将深受庇荫。委员会其他成员全是教士，他们有的反对公布秘密，有的犹豫不决，耽心伯纳德蒂的秘密一旦公开，反而会危及母教会^①的根本利益。不过佩拉格主教，此人负责卢尔德教区委员会的全部事务，曾告诉我，最后决定应由您定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教皇点点头，盯着放在他面前的报告文本，“我会仔细考虑研究此事，愿上帝给我以智慧，到周末，具体说到星期五，我会告诉你我的决定。”

红衣主教霍然起身。“就这样，”在转身准备离开以前，他正眼望着教皇。“我是否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说吧。”

“陛下，这件事很棘手，应该考虑到其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冒险性。”

教皇微微一笑，他的确非同凡俗，欣然回答，“上帝保佑，不足为虑。”

圣母玛利亚显灵及其三个秘密的有关传说，很快便由教会所掌握、控制。塔布和卢尔德区的主教佩拉格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卢尔德委员会，这是当地的一家周报所披露的消息。这家报纸还要读者注意，在卢尔德的近

①母教会，指派生出附象教会，或指将某人养育成人的教会。